



批判“四人帮”文选

(第四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批判“四人帮”文选

第四辑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资料室编

(第四辑)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资料室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3115·406 定价: 0.27元

目 录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文苑王素升史典韵楚南汽资主海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 (1)

(88) 部 高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

张春桥何许人也

..... 解 正 (8)

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

——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

..... 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 (19)

(89) 部 高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

伪造历史是为了篡党夺权

——戳穿叛徒江青的假面具

..... 中共山东省委大批判组 (30)

剥去伪装 还其本相

——揭露叛徒江青伪造历史的一次谈话

..... 外交部大批判组 (37)

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黑帮，一个地下的地

立王国。

货真价实的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 中共诸暨县委会 解放军驻诸暨县某部党委会 (45)

评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

..... 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58)

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王洪文

..... 周 欣 (71)

斥“流氓创业”论

..... 高 治 (86)

盖不住的丑史 抹不掉的罪证

——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命历史

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

..... 公安部批判组 (95)

卑鄙的手段 罪恶的目的

..... 上海图书馆大批判组 (103)

“四人帮”是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 陈美痕 徐嘉然 陈效宗 (111)
..... 严 中 王奇峰 熊自强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评论员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

长期以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了所有舆论工具，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吹嘘他们不但是文化大革命“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而且有一部“出身清白”、“一贯革命”的光荣历史。现在，真相大白了。六个多月来，党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查。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张春桥和江青还是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四人帮”就是由这样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早在三十年代初，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时，就充当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

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使六名革命青年受迫害，其中一名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秋，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接着又采取隐瞒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欺骗党组织的手法，钻进了共产党。

地主家庭出身的江青也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她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她加入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自首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接着她也结识了崔万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崔万秋曾在反动报刊上对她进行肉麻吹捧。江青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积极参加了“购机祝寿”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向蒋介石献媚。一九三七年，她与另一个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这个叛徒出面做了假证明，钻入党内。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九三四年叛党出狱的，以后就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姚文元小时就深受徐恩曾和他的老婆叛徒费侠的喜爱，当了徐恩曾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干儿子。以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徐

恩曾夫妇逃到台湾。一九四八年上海解放前夕，姚文元隐瞒了他父亲的叛徒、特务身份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隐瞒了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解放后，姚蓬子坚持反动立场，反共反人民，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姚文元竭力包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利用窃取的权力，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千方百计包庇姚蓬子，使他得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长期以来，姚文元一直同姚蓬子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一九六九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四人帮”的党羽所大肆鼓吹的所谓“姚文元道路”，就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参加过军，当过工人，但他在部队和工厂时就表现不好，作风不正。他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在上海时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了一帮“小兄弟”，搞特务活动，结帮营私。特别是他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利用窃取的职权，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是号称“左派”、“激进派”的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

级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越是要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来，采取“从内里蛀空”的战术。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掩盖起来。“四人帮”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口号不过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一种策略，一种伪装。几个月来对他们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已经把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狰狞嘴脸。现在，揭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过去，对于他们为什么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对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样刻骨仇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全面内战，等等，这一切难以常情加以解释的问题，就更加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人物，是以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任务的。什么“左派”、“激进派”！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大造舆论，欺世盗名，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人，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夺权。毛主席

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民中只是极其孤立的一小撮，但能量很大，不可低估，其流毒之广，为祸之烈，影响之深，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恶历史的揭发材料，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

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们秘密转移、大量销毁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他们还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查抄知情人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逮捕知情人，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直到杀人灭口。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大量的人证物证还是找出来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四人帮”那些毁灭罪证的

伎俩，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无比正确，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意义重大深远，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尽管王张江姚“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我们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部揭发，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批臭，把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查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查清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绝不能手软，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通过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促进生产，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张春桥何许人也

解 正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六个月来，根据广大群众的揭发，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是打入中国共产党内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阴谋家。在他身上，集中了蒋介石的法西斯狂热，刘少奇的内奸灵魂，林彪的反革命骗术。他四十多年的反动政治生涯，简单说来，就是：拥蒋反共卖国，篡党夺权复辟。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他走过的全部道路。

地主阶级的“恶大少”

张春桥一贯把自己打扮成出身清白的“革命左派”，其实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辈三代全是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的豺狼。巨野县解放以前的三年内，他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有房屋二十二间，直到一九五五年其父

张开益还收房租。张开益是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张春桥受这样一个地主、官僚、汉奸家庭的熏陶，头脑里灌满了孔孟之道、洋奴哲学的毒汁。张春桥从小就有丫鬟侍候，是一个尽干坏事的“恶大少”。他折磨小丫鬟，殴打穷孩子，放狗把佃户的儿女咬得鲜血淋淋，活象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

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就充当国民党特务。他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校长、训育员等人的指使下，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于他的无耻告密，就使六名革命青年遭到迫害，其中一名被捕判刑，受到严刑拷打，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钱创办了《华蒂》月刊。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所谓“华蒂”，即“中华法西斯蒂”，它以“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实现法西斯主义为宗旨。张春桥完全以这个反动宗旨作为他反革命的指导思想 and 行动准则。一九三四年十月，张春桥炮制了卖国文章《济南》，公然贩卖日寇“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汉奸理论。他极力宣扬日寇侵略给济南带来了“繁荣”和“幸福”，把亲日派、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控制下的济南描绘

成了“人间天堂”，公开鼓吹“共存共荣，中日提携”的卖国滥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吹鼓手，成为中华民族的可耻败类。

张春桥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副奴才相，而对工农大众则是极端仇视的一副老爷面孔。他在《俺们的春天》等一连串的黑诗黑文中，咒骂工人是“黑鬼”、“野狗”、“犯人”、“象件死了的机械”；咒骂农民是“永远肃清不了的匪患”，污蔑逃荒到城市的农民象“一条狗似的卷伏在那里”，“计划着怎样拿过前面那个人的皮包”。张春桥如此恶毒地攻击和咒骂工农，证明他早就是工农大众不共戴天的敌人。

钻进革命阵营的“蛀虫”

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窜到上海，混入左翼作家队伍，在复兴社特务、反动报纸《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他猖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打着“国防文学”的破旗，经常发表反动文章，充当围攻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凶恶打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他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黑文，恶毒攻击鲁迅。鲁迅在《三月的租界》等文章中，痛斥张春桥是向敌人献媚或替敌人缴械。张

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黑信，进行猖狂反扑。鲁迅曾经一再痛斥这种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侦探，对张春桥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九月，张春桥从上海溜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由另一个复兴社特务分子掩护，在这个特务家里隐蔽了两个多月，伺机潜入革命根据地。张春桥对这个特务说：“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经过密谋策划，他乔装打扮，隐瞒了他的反革命历史，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八月钻进党内，继续进行他“从内里蛀空”的反革命事业。他到延安不久，就抛出反动文章《韩复榘》，在叛徒丁玲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为蒋介石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把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改造”、“统一”到蒋介石手里去。

在解放战争时期，张春桥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城市工作的路线和政策，反对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正确路线，连篇累牍地发表为资产阶级捧场文章。他别有用心地鼓动城市贫民斗争小商小贩；对已经接收的资本家的工厂，他鼓吹象农村贫雇农斗地主、分田地那样“分工厂”，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总之，在民主革命时期，张春桥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妄图阻止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车轮前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春桥死死抱住蒋介石这具政治僵尸不放，继续同党和人民较量，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倒转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张春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紧密勾结，向党、向社会主义燃放了一支又一支毒箭。他极力鼓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有什么人呢？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官僚资本主义被打倒了，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在张春桥的笔下那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毛主席指出：“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张春桥贩卖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黑货，正是为了保护包括他自己、他老婆、他老子在内的那一堆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

张春桥大喊大叫“阶级斗争熄灭”，是掩盖他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烟幕。他早就和胡风分子互相勾结，打得火热，支持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猖狂进攻。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继续攻击党的领导，鼓吹“今不如昔”，为牛鬼蛇神出笼呼风唤雨。他抛出大量黑文，污蔑“剧团没有戏演，观